WA 7
16
19

貴重圖書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 類
別 函
二 架
三 號
四七 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5-12,14-19,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 列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侗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卷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

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咲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踈各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親事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

撮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比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掌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畜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

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

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
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
覽失得故破矩爲圓鑱雕爲朴蠲除苛政更
立疏網海内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
滋章吹毛索疵誠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
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弊故國無廉

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
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
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
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
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
理者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弗更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難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旦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

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盭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

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良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遣邑書曰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愈守城腸以晉魯不喪其邑由

是言之内無鈎頸之禍外無桃棘之利而被
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窃爲左右羞之時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
休方移書上狀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
更始已殁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内帝怨衍
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
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
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
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
之曰夫非罵尒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
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
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
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
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
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

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
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
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
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
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
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
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
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

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
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
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
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踈譽之
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
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
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
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

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踈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和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年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勑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議議橫世蓋冨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踈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竊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

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内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搖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輙極諫文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5-12,14-19,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慤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尉行縣到覇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比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乃釋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苟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

持正之忤難以理求孚誠能釋利以循道居家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侯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閉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憑河未至之誡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尉

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讌語仮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仮前在并州表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雅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仪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仪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仪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仪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宗族深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如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卷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
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
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
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
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
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
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
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代吳漢爲大司馬

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
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
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
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
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
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

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内新離禍毒保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輒見幷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効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權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

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効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讁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舉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增變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卷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文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大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擅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激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

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待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

令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兄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弟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篹婦

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飡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飡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

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以意變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

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苛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宣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自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
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
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
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
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
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
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即位徵爲尚
書時交阯太守坐藏千金徵還伏法資物詔
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
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藏穢
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

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霧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

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冕勿謝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薄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

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嵇以杖撞之嵇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嵇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慄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然知其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幷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蠻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

託旦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各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邮之本也其務退姧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復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絶徵拜尚書令常删翦疑事帝以爲有姧太怒收郎即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貰郎遷均

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

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卿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典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誠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詭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太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

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胡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忤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鼜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

還國帝臨送歸宮慙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
諸國中傳曰舜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
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救以
增歎息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
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肅宗即位
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
季地震蒼上便宜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
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

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
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
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及
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歲
月驟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閒饗
衛士於南宮因閑親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
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
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

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聖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

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前坐哭泣盡哀賜御劒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

爲租以逼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

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服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

重罷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即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箠楚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惡大弦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敬納罷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絶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罷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數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議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

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遊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絶域吏民怨曠乃上

疏曰臣聞修善善及子孫行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虫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洛邑旦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絶西域之國不以分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

邊也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爲大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察之時會茂才孝廉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爲太尉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貴者傲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有也今寵禄初隆百僚觀行當竞乘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終受多福郤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

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

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駰高弟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4
47
1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羣書治要巻1-3, 5-12, 14-19, 21-50』 請求記号 WA7-16　ガラス使用